

亚细安文学奖 (1996) 作品选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8 年

亚细安文学奖
1996
作品选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骆明

编委： 李龙， 寒川， 成君

阿细安文学奖(1996) 作品选

售 价： S\$14.00

出 版 者
设计与制作

新加坡文艺协会
健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
L S C TECHNOLOGY AND TRADING
190 , MIDDLE ROAD,
03 - 10B, FORTUNE CENTRE
SINGAPORE 188979
TEL:3333248 ; FAX : 3333247

总 发 行
统 一 编 号
ISBN

健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
LC-009-98
981-04-0031-4

轻舟已过万重山

-- 为第一届“亚细安文学奖作品选”而写

骆明

当“亚细安文学奖作品选”送来校对时，我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不知应该高兴多些呢？或者还有什么没想到的问题？

总之，有一股茫然，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感触，那可以说的是：亚细安，做为一个地区的文学，终于在大家、在各个国家、各个文学团体、各区域的作家群中，从1988年创设以来，即获得各个国家的热烈支持，除了每两年在一个国家召开一次团体会议之外，对于促进彼此的了解，交流，沟通等的交流理解，交流作品，作家的互访等之外，就是对于促进彼此团体的会务活动，也有了实际的作用。

这些可以在面对面的情况下交换意见，可以在毫不循私的情况下公开出来，我们可以公开竞争，我们可以互相比较，我们可以共同借镜，我们可以彼此观摩，我们可以在相互的扶持下并肩前进。

因为我们是亚细安国家；

因为我们是具有共同国际关系的文学团体；

因为我们是具有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们为的是文学，我们为的是我们的亚细安华文文学；我们希望亚细安华文文学能在互相扶持下有所成就，能开花结果，能繁枝蔓叶地发展开去。

我们希望亚细安华文文学在各地区华文文艺园圃中能生根发芽，能开花结果，能独树一帜，能有独特的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区域，有独特，有特别的表现，能受人青睐，能有人眷顾，能受到关注，受到重视。

因为，我们觉得亚细安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应该是独树一帜的，有地方风味，有热带风情，有东南亚人民的特殊的作

风，有自己的不同风格的写作手法，表现技巧等。它不同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不同于欧美、澳洲等地的华文写作者。因为，东南亚早就是一些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自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教育制度，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习惯，就是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一套，这些在文学的表现上也是自己的、独特的、特别的、特殊的。

大陆、台湾、港、澳没有这种特点；欧美、澳等也没有倡设出自己的一套，只有亚细安在枝繁叶茂中自己倡设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就象是东南亚的人们，他们的行动表现也实在不同于别的国家，有自己的一种风格。

但是东南亚（亚细安）都是一些小国，过去好多国家都受到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大都有过遭受殖民地蹂躏的历史。现在，这些国家终于争脱了枷锁，争取到了独立自主当家作主，也有了一些共同的问题急待解决。

我们曾经是殖民地统治下的一份子；

我们曾经大多数有过日本统治下的经验；

我们曾经经过了多灾多难的困苦的日子；

我们曾经在水深火热中争取独立建国；

这些都是我们的过去的历程，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

我们许多作家正在将这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历史，生活，用文字，用笔触将它描绘下来，告诉我们的子孙，告诉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目睹，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控诉，我们的血泪。

我们认定“亚细安华文文艺营”除了正常的会议之外，除了沟通，交流，互访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责任，那就是可以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再做一些事情。因此，在第五届轮到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时候，我们毅然增加了2个项目，出版“亚细安散文选”及“亚细安文学奖”。

“亚细安散文选”或其他文选，主要是通过这一套选刊，将我们各地各国的作者、作品汇集在一块，呈现到关心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朋友面前，最低限度也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作品的精神，也让他们能见到我们作者阵容，也能开始接触到我们能表达的以及他们想了解的。

根据我们的了解，已经有逐渐多的人对亚细安华文文学开始关注，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亚细安华文文学实在

有自己的风格，技巧，手法。

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想了解亚细安作家作品的又苦于无从下手，因为他们与这一块土地相距太远了，他们不了解，不清楚，不知道这里的任何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如果能将这里的作家的作品，做比较有系统，有次序地介绍，那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比较方便，最低限度在开始时有个起始点。

而且，由亚细安国家自己来做这种工作，免得因为隔山观云，总是朦朦胧胧的，将别人所说的所做的一概全收，造成了以偏盖全，那损失就大了。

“亚细安文学奖”的设立，除了在于作家长年累月用为各自的国家作出长时间的贡献，对各该国的文学发展作出成绩之外，这种努力不懈，而且在条件等均不佳的情况下，艰苦作战的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历久不去的。

这绝对不是一种新研究方法，评论条件可以瓦解这种前辈们无私的贡献。

虽然“亚细安文学奖”如果在各种情况都能一致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全亚细安共同颁发的一个奖，一个能代表整个亚细安成就的奖，但是，因为过去以及我们各个地区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目前的每个国家有一个奖，还是有它的意义及作用的。

1996年在第一届“亚细安文学奖”颁发后，我们实在很想将各获奖者的优秀作品汇集成一册，这才是我们的用心，我们的心意。

97年7月在菲律宾的一次会议中，在与泰国朋友共宿一室时，他们建议，应该将六个国家得奖者的作品编成一册，因为这是难得的，我因此感到，我这种想法跟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一致的，共同的。过去，我不敢贸然去做，不是怕什么困难，而是需要用到大把的印刷费，现在大家都有共同的说法，大致的看法，我觉得经费不再是最困难的，最难办到的，最艰难的应该是在有没有心，肯不肯做的问题。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



目 录

序 — — — 骆明

韦 晕 ● 韦晕小传 1

- 秋 情 2
- 都 门 抄 10
- 乌 鸦 港 上 黄 昏 19

傅文成 ● 傅文成小传 27

- 避世園随笔 28
- 避世園随笔后记 47

黄东平 ● 黄东平小传 51

- 嫁 后 52
-



黎毅 ● 黎毅小传 85

- 不倒翁的故事 86
- 栗子 90
- 过渡 92
- 话笔 94
- 小桥·流水·人家 97
- 变态的山 101
- 秀姑的手信 103
- 过关 105
- 无心插柳柳成荫 108
- 与虎为友 111
- 陈大象的一生 114
- 记忆中的木林叔 118

吴新钊 ● 吴新钊小传 123

- 定时炸弹 124
- 彷徨后悔 137
- 骨灰海葬 141
- 相亲 145
- 悟 149

李过 ● 李过小传 155

- 黑船 156
-



马来西亚·韦暈小传

韦暈的原名是区文庄，祖籍山东，1913年出生于香港。香港官立汉文中学毕业后，进入广州美专习画，随后从军至抗战始离职。1937年南来后，以上官勇笔名发表作品。他的生活经验十分丰富，曾任教师、杂志及教科书编辑、巴士车公司经理、小兵等；目前在关丹从商。他常用的笔名尚有：韩兵、沙耶、叶葭、秦系及山霞等。著述极丰，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集《乌鸦港上黄昏》《都门抄》《旧地》《春冰集》；中篇小说《还乡愿》《荆棘丛》；长篇小说《浅滩》《海不变》。散文集《东海·西海》，游记《野马随风》，中篇小说《陨石原》，文坛轶事《文苑散叶》等。1996年在关丹去世。



秋情

(一)

这是杜万回到了这岛城的第三天了。

第一天，他从接驳的小汽船舱踏上了岛上的第一步，自己像只荒山里住惯了的老鹰，初次飞到了万紫千红的公园来一样，一切都是陌生，一切都引起他的好奇心。

还好，杜万的记性好，他记起过去，自己向那间寄栈（注一）购船单南行的地址。那是向着海的一家三层楼的客栈，在二十多年前，那真是一家呱呱叫的大客栈。

现在，那家客栈的金漆招牌还高高地挂着，不过在附近的店铺，都改建成为六层、七层的高楼，就把那过去的有名气的大客栈，形容得矮小，跟一群壮大汉子群中的小老人那样，缩小和枯萎。

在杜万的心里盘算，自己从南洋这次回到岛上来，跟一般州府客回来吃风不一样，虽然自己先汇了一笔款子回到这儿的银行来，要用多少，可以提多少，可是想到自己的前途，杜万还是选择了这家老招牌的客栈，暂时住下。

因为从新加坡下船后，自己虽然坐的是二等舱位，较头次南来时，买的是统舱票，只能在甲板上打地铺，舒服得多，不过因为过那几天的海程，而且船经过七洲洋时又着实浪来了一段不短时间的暗涛，弄得他老的脑袋，就是上了岸还觉得有点昏聩。所以，到那家老店安顿过后，冲过了凉，倒头就睡着了。

是什么时候了，杜万给一阵嘈杂地声吵醒过来了，他开始觉得从窗外进来的海风，挟着冷意，他想起了，自己在南洋



住惯了，晚上从来不盖被。可是，现在，自己却在温带上渡夜了，而且那正是秋凉时候。

那当口，是午夜了，马路上的车辆正逐渐沉寂下来，可是杜万已经睡了一觉，再也不可能睡第二觉，他趁着起身关窗扉的当儿，向窗外一望，海和天空，都缀满了点点的光，教人不容易分别出，哪些是星星，哪些是灯光。这些光亮都在闪眼。

杜万抽了一根烟，噓出了一缕缕白烟，飘到窗外去，给窗外的灯光吞没了。他想，这正是秋天的时分，秋意沉郁的轻烟，给灯光、夜雾……缠在一起吧。

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过去了。

这是连接下来的一个黄昏，在这岛城上的秋天气息虽是浓重，但杜万那一脸儿瘀红，夹着经过柜台前，衬衫飘出一股子汗气，令到那个正在迷头迷脑收听商业电台的侦探小说广播的老茶房，抬起沉郁的眼来，望了望这个番客一眼，略略招呼一声，似乎知道那个中年人又跑了一天冤枉路，没有结果，不过为了不放过那段奇情的侦探故事广播，他还垂下头去听故事。

这样，过了一会子，杜万正冲过了凉，躺在床上喘息的当子，杌杌，那个老茶房轻轻敲了两下门，踱进房里来。这老茶房，喊阿忠的，杜万听他的口音，认得是邻乡的人，所以跟他很谈得来，更因为这老茶房的老实，这老番客就不把他当作外人看，多多少少说出自己的心事。

老茶房不等那老番客开口，就知道他的心事了，说道：

“唔，我阿忠为了吃这分牛工，没有时间陪你过海去，找你的堂哥的柴店……啊！可是，十年人事几番新，你离开那柴店这么久，而且，油麻地那一带十多年来经过了几场大火，那儿的旧店给拆的拆、改建的改建，你怎么再能找到你堂哥那间柴店呢？”

杜万苦笑一下，答道：“总是蟹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那老茶房只得陪着苦笑说：“你老虽然寂寞惯了，不过，既然回到这里来，总得看看世面，这儿跟你过去看到的变了怎



样的一个样子。今晚等我下班后，陪你逛逛新填地吧！”

杜万胡乱地点点头，又把疲倦的眼皮合上养神。

(二)

海风把天空的星星吹得闪闪烁烁，也把海上的船艘灯光吹得闪闪烁烁。

杜万的心，配着自己的步伐浮动起来，这寂寞的中年人给海面吹过来的秋风吹得微微颤动，身边擦过的五光十色的摊档，变成一些转成为白茫茫的轮盘。

“相不看不发，姜不磨不辣！朋友，坐下来，谈谈相吧！……”

阿忠轻轻碰了杜万的肘子一下，他定了定神，觉得他两人站在一个在铺着一块布写着“神鬼谷相法”几个字的地摊前。布招旁的汽纱灯吱吱地噓着气，那灯光照得瘦小个子相士的两撇胡髭在扇动。

这江湖汉子瞅了他俩一眼，就警觉地看出杜万是个番客，有点来头，赶忙从身边搬出一张矮凳给他坐，口中还胡诌着那些江湖口诀：

“坐下，坐下谈谈吧！妻财子禄，运程……”

杜万摇了摇头，向身边那个呆头呆脑瞪着那江湖相士两撇黑胡子的茶房瞟一眼，说道：

“我们到那近海边的一带看看，再回头吧！”

阿忠带点怨怒的神态回头向杜万一望，移动着那对穿着黑布鞋的脚，跟着那番客向海边走去。

海面跟天空都给一块黑布罩住了，只有星星和船上的灯光给夜风吹动，阿忠心里想：这有什么好看头呢？

“……秋风秋雨撩人恨……”

愁城……呀……苦困……”

在忽明忽暗的纱灯光下，黑暗的空气吹来了断断续续的



歌声。杜万把脚步停下来，噓了口气说：

“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听过燕燕唱这一支《断肠碑》……唔，大家都变了。”

那个好心肠的茶房，怕他困在旅馆里发闷，带引他出来散散心，却想不到逗起他的旧怨。他胡乱地说：

“你有心事，干吗先前你不去问问那个《神鬼谷》？”

杜万苦笑着，摇摇头答道：“我不相信这些江湖术士。”

海风在黑暗中，一忽一忽的急激起来，杜万觉得心头空虚，秋的夜晚像把他的脚步吹得歪斜。他想起在南洋老是喝洋酒，有点腻胃。这一夜，初次给秋风吹拂，却想起过去在这儿喝过的双蒸酒来了，就跟阿忠说起自己的心事。

“唔唔，在这秋天的夜里，他们有钱人到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去狂欢，我们就在这新填地的大牌档炒碟响螺，喝他半斤双蒸，也可以消磨时刻。”

终于，阿忠把那番客带到一家挂着“福盛”招牌的大牌档来。因为时间还不十分夜，这家大牌档还有几个顾客。一个中年胖子，虽然迎着海面吹来强烈的海风，但是他那个大脑袋因为对着灶前的熊熊的火炭，不停地冒汗，他用白围裙在脑门上揩。

喝了酒，说话就更多了，老茶房叹口长气，望着老瞪着黑色海面沉思的杜万说：

“今朝有酒今朝醉，谁想起昨天的事，就连酒也喝不下了。譬如，这个档主胖子，他过去在湾仔就开过一间小酒楼，可是上几年，他这间店位给置业公司购买过来。他只好把那片“福盛”招牌搬到这新填地来，虽然还可以找碗饭去养家，不过生意就大不如前了。”

杜万听老茶房说起那胖档主的过去，他向灶头望了望。那胖档主似乎把顾客吩咐的茶烧好了，用一块抹布揩了揩手掌油腻，向身旁蹲在地上洗碗的女工问一问：

“这两天你有到你妈那儿去看她吗？她好些了吗？”



那个女工先就叹了口气，把一叠洗好的碗碟放在碗架上，低声说道：“昨天才过海去看过妈，还不是那个老样子？”

亮晶晶的萤光灯光，在那女工回转身时，照着她那瘦削的脸，看来像个小孩子，其实有十七、八岁。大约是营养不良，在灯光晃照下，双颊凹陷下去。可是，在杜万方面，虽然只跟她打了个照面，却心坎儿跳动一下。他心里想：她那一双乌溜溜，像滴出水珠的双眼，似乎跟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心正愣着，却给阿忠叫一声：

“今晚的东风螺真爽脆，在南洋吃得到么？”

(三)

秋天的黄昏是忧郁的，尤其是在这小旅馆里，杜万的心情，给窗外吹来的秋风吹得晃晃荡荡。

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下子又站起身来，一下子又跑近窗根去望望海面。偶然望了望镜子，看到镜子反照着自己的脸庞和身体，消瘦了，枯萎了，有如一片秋叶。

“福盛”大牌档那个喊阿珍的女工的瘦削身材，那苍白的脸色和那一双水漉漉的大眼睛，都像八爪鱼那样抓住他的心。他老记起过去的那一段情缘。他心里又笑了，十多年了，又经过这一连串的变乱，到什么地方去找自己的爱过的人？男女的爱是矛盾的，他又记起自己出走到岛上后，曾经听乡人传说，自己爱过的人曾经生下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一生下来，耳朵旁边就有一片红痣。所以她的丈夫一家人都不喜欢她，说她是妖怪降生，其实杜万心里明白，阿容嫁到朱家了。那个好心肠的大牌档雇主，特别准阿珍半天假，好得她带那番客去看看她的妈。

在渡海的小轮船中，杜万从背后，从左侧，从右侧……把那女的看了一遍又一遍，老觉得她是过去的阿容，只是她比阿容年轻一些，而且耳朵背后多了一块红痣。



“你妈跟你爸爸一同居住么？”

女的听杜万这么一问，那本来是苍白的脸色更加上了一层灰色，有点不乐意地回答：

“我没有爸爸！他早就死了！”

这几个字像把利刀那样插着杜万的心头，心头的血，涌泛上他的面孔上来，杜万只有远远望着海面上的秋风刮起的浪花和遥远处的海程轮船烟囱的长烟。

那喊阿珍的女孩子又娇憨地笑了起来，问道：“我的事头福伯说：我们……，有一天会坐这些火船到南洋去，是么？……”

听身边那女孩子这么天真地一问，杜万的血液似乎全部充向脑袋上来，他像喝了酒那样，唔唔呀呀地应着。

杜万虽然是中年人，可是一向是当劳工，在这黄大仙区的木屋间山道上上下下，一点都不喘气，连这里的青年们也比不上。

经过黄大仙庙时，看到那些男男女女的香客，向着那“赤松黄仙洞”的牌匾下挤来挤去。杜万心里一阵子惆怅，似乎把它看作过去跟阿容一同躲雨时的山边古庙。

“这黄大仙听说很灵验呀，我们回头也来求枝签。”

那女孩子这么笑了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连耳根的一片红痣更涨红了。

杜万连眼睛也不敢睁开，胡乱地点点头，提着急速的步伐，绕过了挂着“万流共仰”几个大字的纪念亭，走下一段石阶去。

“我妈就在那木屋养病，你暂时在这丛竹荫的石凳上坐一坐，等我看看我妈的情形才请你进去，妈的心情不好时，看到谁都骂呢！”

秋风把竹叶吹得簌簌（两字竹头）作响，杜万猛听到了几声狗吠，跟着，顺着风势，吹来了断断续续的哀怨的声音：

“子贵，是我一时糊涂了，可是我没有立心对你不住呀！”



这声音，在杜万听来是很熟悉的乡音，也是刺耳的。

在竹林中，那女孩子把脸沉下来，幽怨地望了身旁的杜万一眼，说道：“那是妈的声音，今天大约心情又不好了，所以常常这样长吁短叹！”

她注意到杜万的脸色，越发不好看了，问道：

“你的脸色很不好看，有点不舒服吗？”

杜万点点头说：“我有点心烦，我想到那黄大仙庙去走走，回头你见过妈后，到那庙去找我吧！”

(四)

黄昏的时间比过去的短。秋风从海面吹过来，比过去更多带了寒意。

阿珍鼓起了腮帮子来上工了，因为肚子里有点不爽快，连档主福伯喊她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阿珍，福伯喊你呢！”

那个当“走卖”的小鬼走到阿珍身边来，向她转达一声，才把她那激荡的神情安定下来。

阿珍讪讪地走到柜台边，看到那胖子档主手里拎着一封信，没有给好，却先问道：

“见过了妈么？”

那女孩只有含着泪光地点了点头，似乎一肚子委屈没发泄出来的那样难过。

“刚才那旅店的阿忠送来了这一封信！”

阿珍再也忍不住眼眶噙着的眼泪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个胖档主也是感情重的人，他那两颗浮肿的眼也涨红了，回过头去向黑压压的海面望一望，吸了口气，又嘘出口长气，低声叹了口气：

“真的，这孩子也跟地妈一样薄命！又给人欺骗了。”

阿珍哭过了后，心胸倒爽朗起来，把阿忠送过来的信拆



开来，有一封短信：

“阿珍：

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搭飞机离开了这孤岛了。

在人生旅途上，我又失败了一次，十八年前，我只有干错了一件事，却赢不回一个女人的心。

我错了一次，不容许我犯了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我甘心受你谴责，谴责我欺骗了你的感情。

附来一张支票，希望你能找个好医院去医好你妈的病！

一个孩子的爸 即日”

这个感情脆弱的女孩子把信和一张六千元的支票捏在手掌中，乌溜溜地大眼睛滴下了热泪，涂在信笺上给秋风吹过，变得冰凉黑压压的秋天星空，又嗡嗡地响起了夜航机的机声。

一九六五年初秋

注：〔寄栈〕是一些随船的水客组合，在一家旅馆内租一个办事处挂招牌，接受旅客购船票及委托带携货物的事。